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九

宋 蕭常 撰

列傳四

關羽字雲長一字長生河東解人亡命涿郡昭烈起兵羽與張飛從之昭烈為平原相以二人為别部司馬分統部曲寢處同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周旋上下不避艱險昭烈之襲殺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攻昭烈昭烈奔袁

紹羽陷於操為偏將軍禮遇良厚紹遣大將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與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表封羽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不薄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白操操義之及羽殺顔良操知其必去厚加賞賚羽盡封其所賜致

書告辭而奔昭烈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操并荆州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阪昭烈急趨漢津適與羽遇共至夏口初昭烈在許與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昭烈殺操昭烈不從及是羽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豈有今日之困會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操敗走昭烈收江南諸郡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以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與諸葛亮問超人

才可誰比亮知羽護前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説以示賔客羽嘗為流矢貫左臂創雖愈每隂雨骨常疼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此患乃除羽便伸臂令劈之時適會諸將飲食臂血流離而割炙飲酒言笑自若昭烈王漢中拜前將軍是嵗師師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等督七軍救仁會大霖雨漢水溢

羽乘水力戰大破之殺其將軍龐德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於是梁郟陸渾諸豪皆受羽節度威震華夏操懼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先是孫權為子求婚於羽羽不許詈辱其使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皆素恨羽輕已羽之出芳仁給軍資不悉相應羽言還當治之芳仁不安於是孫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等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還權已據江陵盡虜其將士妻子羽軍遂潰權遣軍要

擊之於臨沮與其子平俱遇害昭烈命其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器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嗣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從昭烈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曹操入荊州昭烈奔江南而操卒至使飛將二十騎為後拒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可來决死敵無敢近者昭烈得免既定江南以為宜都

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從南郡昭烈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泝江西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獲璋巴郡太守嚴顔義其為人釋之引為賓客所過戰克與昭烈會於成都益州平賜諸葛亮法正關羽與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它物稱是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别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帥精卒萬餘人從它道要郃山路險隘郃軍前後不相及遂大破

之郃棄馬獨與其麾下十餘從間道走南鄭巴土遂安

昭烈王漢中拜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

司隷校尉進封西亭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守洪業除

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

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申誓將行

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名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

爵兼思於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

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攻用錫爾祉可

不勉歟初飛雄毅威猛亞於關羽曹操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昭烈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昭烈伐吳飛當帥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為其帳下督張達范强所殺持其首順流奔吳飛營都督表報昭烈昭烈聞其表至曰噫飛死矣後追謚曰桓長子苞早卒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從諸葛瞻

於緜竹戰死

馬超字孟起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起兵於西州後與遂不和求還京師於是召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復與遂合從進軍至潼關曹操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勇陰欲突前執操而不克遂帥諸戎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諸軍事故吏民楊阜姜叙等合謀

擊超超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昭烈圍劉璋於成都密書納款昭烈聞之曰我得益州矣乃遣人迎超而潛以兵益之超既至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未逾旬而成都潰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封前都亭侯昭烈王漢中拜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

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柔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祐以對於天下二年薨時年四十七臨終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曹操所害畧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曰威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

黄忠字漢升南陽人荆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同守長沙之攸縣曹操克荆州假行裨將軍昭烈

南定諸郡忠遂委質從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陳勇冠三軍益州既定拜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擊夏侯淵於漢中定軍山淵衆鋭甚忠推鋒直前帥厲士卒金鼓震天讙動山谷淵軍大敗斬淵首遷征西將軍昭烈王漢中欲以為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班爵遽同關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説得無不可乎昭烈曰吾當自喻之賜爵關内侯明年卒謚曰剛子叙早殁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身長八尺儀觀雄偉從昭烈主騎昭烈詣袁紹密遣雲募兵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隨至荆州曹操追昭烈於當陽長阪昭烈倉卒棄其孥雲身抱弱子保持甘后皆得免昭烈之敗有言雲北去者昭烈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歸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吾兄固辭不許或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

不少範竟遁去先是雲與夏侯惇等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雲與蘭同鄉里白昭烈活之以蘭明法律薦為軍正昭烈入益州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驕豪吏卒縱横昭烈以雲嚴重令典内事會孫權遣人迎夫人夫人欲將子禪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斷江乃止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帥雲與張飛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為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廬舍及城外園池

田桑分賜諸將雲駮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今
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須天下大定各反桑梓歸耕
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宜還之令
安居復業然後可以得驩心昭烈從之夏侯淵之敗曹
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黄忠以為可取雲
兵從之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
為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奄至勢偪遂前突其陳且
鬬且郤操軍散復合雲陷敵還趨圍部將張著被創雲

復馳還迎著操軍追至圍張翼欲閉門拒守而雲更大
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強弩
於後射之操軍大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萬計昭烈
明旦至其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作樂張
飲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昭烈大怒
欲討之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而吳
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
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

置魏先吴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昭烈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王師敗績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吴軍已退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從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師揚聲由斜谷出曹叡將曹真帥衆拒王師亮遣雲與鄧芝等往當之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還貶鎮軍將軍初街亭軍退兵將相失亮問鄧芝箕谷之退部伍何為整一芝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

一無所棄兵將無緐相失時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景耀四年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道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叙元勲也外議云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雲昔從先帝勞績顯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負生者感恩足以隕身謹按

諡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恪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曰順平初昭烈時惟法正見諡建興以來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順故復得諡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龎統黄忠及雲皆得追諡時論以為榮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從姜維戰沓中歿於陳有陳到者字叔至汝南人自豫州從昭烈名位亞於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新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揚戲嘗贊二人云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遴士猛將之列

贊曰羽飛萬人之敵勇有餘而知不足迹其行事皆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少恩此其所以敗也

超去危即安轉禍為福忠帥屬士卒前無堅對雲雖虎臣其所建明通達國體如還田宅以繫民心留軍資以須冬賜赦吳而專事魏有諸葛亮念所不到者若其不納趙範之兄嫂以遠同姓之嫌律巳之嚴如此方時諸

將其最優乎

續後漢書卷九

續後漢書卷十

宋 蕭常 撰

列傳五

龎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未知名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統往見之徽采桑於樹上坐統樹下共語終日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從父德公雅重之常目之為鳳雛諸葛亮為卧龍司馬徽為水鏡郡辟為功曹性好人倫喜成

就人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或怪而問之對曰
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
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慕企不
足慕企則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
將周瑜助昭烈取荆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
送其喪還吳吳人聞其名及西還並會昌門陸
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

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或問統若子之言陸優於顧乎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知力不多亦一時之佳士也郃謂統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治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覽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與績復謂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厚相結而別昭烈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縣煩不治免官吳將魯

肅遺昭烈書曰龎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昭烈昭烈與語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與並為軍師中郎將統説昭烈曰荆州荒廢人物殫盡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兵强户口百萬可因之以定大業會劉璋遣法正迎昭烈昭烈遂行統從入益州劉璋與昭烈會於涪統進計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昭烈不可璋既還成都昭烈當為璋北征漢中統

復請陰遣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懐高沛璋之名將各擁强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遣將軍還荆州將軍可云荆州有急欲還救並使束裝作歸計二子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執之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昭烈然其中計即斬懐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

曰伐人之國而欲以為讎非仁者之兵也昭烈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於是逡巡引退昭烈尋悔追還復坐統初不顧謝飲食自若昭烈曰向者之論孰為失統曰君臣俱失昭烈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師衆攻城中流矢卒時年三十六昭烈痛惜之言則流涕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内侯謚曰靖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以傲尚書令陳祇為祇所抑終於涪陵太守

統弟林以荆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黄權軍征吴軍敗没於雒陽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祖真有清節高名號玄德先生建安初天下饑饉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為軍議校尉既不見任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益州别駕張松與正相善度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荆州見曹操操不禮焉還勸璋絶操而自結昭烈璋問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既還為松稱説昭

烈有雄畧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機會後璋聞曹操欲攻張魯於漢中大懼松遂説璋宜迎昭烈使之討魯璋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旨因獻計於昭烈曰以明將軍之英雄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内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昭烈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從事廣漢鄭度説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内

涪水以西清野高壘靜以待之彼此請戰勿許師老糧匱不過十旬勢必自走走而擊之必成禽耳昭烈聞而心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成都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亡在朝夕故不誅靖璋既稽服昭烈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謂昭烈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方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曉靖之

浮稱流播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公為賤賢也宜加敬待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以示好賢之意昭烈於是厚禮靖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内為謀主一飧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二十二年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非其知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兵往討則必克之既定之後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

可以掃滅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烈善其策乃帥諸將進兵正亦從至漢中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興勢淵帥衆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遂大破之淵等授首昭烈王漢中拜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賜其子邈爵關内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昭烈嘗與曹操戰不利宜退而昭

烈大怒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前立昭烈曰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昭烈乃曰孝直與汝俱去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知術昭烈既即尊位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諫皆不從章武二年王師敗績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諫主上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至於敗

徐庶字元直潁川人初名福少任俠擊劒中平末為人報仇為吏所執問其姓字絶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

羅礫之而其黨共篡取得脱於是感激折節學問遂通經旨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四方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復與諸葛亮友善昭烈屯新野一見羆之因薦亮於昭烈及曹操至樊與亮從昭烈南奔操追急獲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伯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耳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詣曹操丕時為中郎將韜為典農校尉後亮出隴右聞庶與韜仕皆不達歎曰彼誠多士邪何二人不見用也

後數年病卒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董卓之亂舉族避地益州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俗尚侈靡貨殖之家侯服玉食昏葬踰禮至傾貲以給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驕僭為之軌制風化大行然縣豪强憚其嚴明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故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昭烈定蜀名為掌軍

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事可否相濟共贊庶務尋卒和外牧殊俗内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亮後為丞相數與羣下曰夫參署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懃納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交州平屢聞得失後友元直勤

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有言則盡復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正雖愚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數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諒也其追思之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後除中典軍封成陽亭侯累遷右驃騎將軍和子允自有傳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少知名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至荆州昭烈奔江南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操操辟為掾使招納零陵桂

陽長沙會昭烈已定三郡巴不得反遂適交阯諸葛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事不克成乃當還北足下何言邪昭烈深恨之後從交阯至蜀會昭烈定益州稽首謝罪負昭烈不之責亮數稱薦之昭烈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詣巴巴不與語飛恚忿亮謂巴曰飛雖武人敬慕足下劉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資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

海英雄如何與兵子語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吾事邪又曰子初才知絶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桴鼓會軍門當與人議之耳初昭烈攻璋與士衆約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爭赴府藏取寶物軍用不足昭烈以為憂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昭烈從之數月府庫復實昭烈王漢中拜尚書後

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産業又自以歸附非
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静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昭烈建
大號凡諸文誥策命皆其所作章武二年卒
贊曰統正見理之明料事之審一時謀臣無出其右昭
烈肇基王業訖承大統實二人之力使天假之年與諸
葛亮同心輔政混一之功日月可冀不幸蚤世惜哉庶
抱負經濟之術所施未究萬一身為親屈流落偽境觀
其以王伯之畧自許則其中之所存者未易涯涘使得

效其所長其所成就當如何邪和約巳率下巴清儉静
退皆時良臣巴舍昭烈而詣曹操奔走交趾間關萬里
途窮埶蹙然後委質其趨向之際殆叵測云

續後漢書卷十

續後漢書卷十一

宋 蕭常 撰

列傳六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弟劭俱有人倫之鑒而不相能劭為郡功曹排擯靖靖以馬磨自給楚國蔣濟常論劭襃貶不平故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曅曰子昭拔自牧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曰子昭誠自貞潔然覼其插齒牙樹頰胲吐脣吻似非文休敵

若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劉翊為汝南太守舉為計吏
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
毖為吏部尚書與靖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
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時拜尚書
韓馥冀州牧侍中劉岱兖州刺史潁川張咨南陽太守
陳留孔伷豫州刺史東郡張邈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
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誅卓卓怒語
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

而諸君所用人至官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遂害毖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奔伷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卒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與靖有舊故往依焉靖收卹親黨經紀賑贍出於仁厚孫策渡江皆走交州靖身坐水濱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亦寓交州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知畧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急難常先人

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不能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乗勢呂靖靖拒而不許靖寓書曹操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契濶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詒書詞旨欵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津途四塞雖馳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遭時困厄無所控告浮涉滄海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泊風波絶粮茹草既至南海與

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西迎大駕廵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絶欲上益州復有峻防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昔營丘翼周仗鉞専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足下扶危持顛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行之得道則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則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

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哉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寛和羣司茍其得人雖讐必舉茍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翔恨靖之不已從得靖所寓書投之水後劉璋使人招之遂至蜀璋以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忠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偉有當世之具當以為指南尋代商為蜀郡太守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等為王靖聞之

曰將欲歙之必姑張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其曹操之
謂乎昭烈克益州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及王漢中以為
太傅章武元年拜司徒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
宵皇皇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
敷五教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
年踰七十愛樂人物誘掖後進清談不倦丞相亮等皆
為之拜二年薨子欽先定卒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王
商者字文表廣漢人劉璋辟為治中從事靖至蜀見而

稱之曰使商生於中州雖王景興無以加遷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孝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為嚴君平李仲元立祠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年建安十六年卒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家世貨殖僮客萬人資産鉅億徐州牧陶謙辟為别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昭烈於小沛建安元年吕布乘昭烈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其家室昭烈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其妹為昭烈夫

人奴客二千金帛萬計以助軍資於時匱乏賴以復振
後曹操表竺嬴郡太守竺弟芳彭城相皆去官從昭烈
昭烈將適荆州遣竺與孫乾先與劉表相聞尋為左將
軍從事中郎益州平拜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
竺雍容篤厚而幹翮非其所長故昭烈待以上賓之禮
而未嘗有所統御然賜予優渥莫與為比芳字子方為
南郡太守與關羽有私憾以城叛迎孫權羽由是覆没
竺面縛請死昭烈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竺慚恚發病

句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昭虎騎監自竺至昭皆便弓馬善射御云孫乾者字公祐北海人昭烈領徐州辟為從事昭烈之去曹操遣乾自結於袁紹後復與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益州平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亞於竺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昭烈有舊昭烈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俱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昭烈入益州劉璋見雍甚重之昭烈圍成都遣說璋璋即與雍

同輿出城歸命益州平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而性簡

傲跌宕侍帝坐猶箕踞傾倚與諸葛亮以下㑹則獨擅

一榻項枕卧語初無少屈時大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

人家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侍帝游觀見

一男一女行道上謂帝曰彼欲行淫何不收縛帝曰卿

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帝大笑而原欲

釀者雍之滑稽諷諫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

謂耿為簡遂轉為簡云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其邑人鎮南將軍劉表昭烈之在荆州籍常往來自結表卒從昭烈南渡江又從入益州益州既定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其機捷類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漢律漢律之制自五人始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皆不就

奏記州牧劉焉薦儒生廣漢任安曰昔百里寋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黄髪易稱顏回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内察舉率多英俊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已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隣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况於真今處士任

安仁義直道流名遠邇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垂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戒也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况今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誠區區貪陳所見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府君相見宓報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

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之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知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山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後黨勤

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冑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泯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内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

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
孔子大齊桓之伯公羊賢叔術之遜僕亦善長卿之化
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
國縱橫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
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報曰
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
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
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

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睹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廢朝事若此等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為揚文藻見瑰頴乎宓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

有不可嘿者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廣漢太守夏侯纂請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之曰仲父宓稱疾卧家纂與其功曹古朴主簿王普移具詣宓宴談宓卧如故纂問朴貴州養生之具實絶餘州不知士人何如餘州

也朴曰自先漢以來其爵位或不如餘州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楊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作封禪之文於今天下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為民除害生民以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

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蓋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篡逡巡而退昭烈定益州辟為從事祭酒昭烈既即尊位將東征吳宓陳天時不利坐下大理建安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迎為别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乃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伯養龍之說最有理譙周少時數往咨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

論文多故不載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有白毫故以稱之昭烈領荆州辟為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亦繼往良留荆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胙也兄應期贊世體道光國兆見於此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説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髙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

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辟為左將軍掾後使吳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睦舊好幸為良戒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奇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昭烈即帝位拜侍中及東征吳遣至武陵招納五谿蠻夷其渠帥皆稟節制咸如意指會王師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時年三十六拜其子秉為騎都尉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遭亂入益州州從事張裕善相人芝往從之裕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龎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昭烈至郫與語大奇之擢郫令遷廣漢太守所至清廉有治績入為尚書先是孫權已輸欵帝遣宗瑋費禕等與相報答會帝崩丞相亮慮權有異計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践祚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為

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聘於權權語芝曰孤誠願歸心於漢然恐漢帝幼弱不克自保以此猶豫耳芝曰漢與吳奄有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大王今若委質於曹丕丕必責大王之入朝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與丕絕而遣其中郎將張温來聘是歲

芝復如呉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滅魏寇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當爾邪權與亮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及亮北出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薨遷前將軍軍師領兖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江州督權數與芝相聞饋遺不絶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叛師師征之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十四年鄧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當善卹卒伍
衣食皆仰於官不治私産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
餘財性剛簡不妄交游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
云初芝征涪陵時道中見猿抱子於木杪引弓射之中
其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歎曰嘻吾違物之性
其將死傷矣投其弓於水中未幾鄧芝子良襲爵景耀中
為尚書左選郎後仕晉為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建安中隨張飛至益州建興

初丞相諸葛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薨孫權憂魏寇犯漢增巴丘守兵萬人且欲觀望勝負帝聞之亦增永安之戍以備非常預將命至吳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其見禮遇亞於鄧芝費禕遷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曰

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芝性驕倨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降下之而預不為屈未幾復使吳孫權握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好今君年長孫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大珠一斛還還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内侯景耀元年以疾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當國廖化過預欲與俱詣瞻宗預曰吾等年踰七十叨竊已過所欠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竟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

淳襄陽人為關羽主簿羽敗屬吳密表思歸昭烈許之因攜其母晝夕西行會車駕東征遇於秭歸帝大說以為宜都太守帝崩為丞相參軍後為廣武督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位與張翼齊而在預之右景耀五年姜維帥師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久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謂也咸熙初預化俱徙雒陽道病卒

贊曰靖萬里詒書曹操述德美且諷且勸靖名知人豈不知操鬼蜮之雄包藏有素及西抵益州聞皇子熙等四王之封始有欲取姑予之歎抑何知之晚也昭烈建大號遂參佐命亦其幸會歟竺乾雍籍雍容諷議見禮於時宓以文辯稱良以正固顯芝之預銜命專對抗節不撓皆一時之良云

續後漢書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胡念祖

續後漢書卷十七

列傳七

宋　蕭常　撰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昭烈領荆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從入益州為蜀郡北部都尉蜀以北部為汶山郡復為太守遷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和合東西有可貴者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

罔廢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使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里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不可不使孝起知之十三年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昭烈立皇太子允以選為舍人轉洗馬皇太子踐祚遷黄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慮帝富於春秋聽斷不明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

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宮中之事宜悉以咨之尋遷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士侍中郭攸之性謙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每處事為防制甚悉得匡救之理帝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固執不聽帝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讓允與費禕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寵勳勞固辭帝既富於春秋嬖宦人黃皓皓便辟佞慧允常

正色弼違而切責皓皓畏允不敢肆終允之世皓不過黄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約宴集已命駕而郎中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已命駕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耳今君已自屈方展契闊舍此之彼非所謂也即命解驂其守正下士皆類此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副大將軍費禕九年卒孫宏晋巴西太守時益州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又號四英陳祗代允為

侍中與黄皓相表裏皓始與政操弄威柄遂至覆國國人無不追思允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外孫也幼孤鞠於靖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有威儀多技藝挾術數費禕甚異之超繼允内侍吕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帥師在外希與朝政祗上奉主意下接閹豎故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帝甚悼惜之謚曰忠自祗之得幸帝追憤允抗直謂為輕已愈益重祗董恢者字休緒襄陽人從

入益州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且嘗有鳴吠之益然既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諸君憒憒曾不之慮此豈所謂詒厥孫謀乎禕愕然未能對恢曰儀延之不恊蓋私憤耳而無黥彭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强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以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風波而遂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亮聞之以為知言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父常送劉焉入益州道梗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昭烈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校尉王連辟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朝等並為典曹都尉轉新都綿竹令乃心隱䘏百姓稱之課最一州遷巴西太守諸葛亮連年出師調發諸郡多不相應乂獨募兵五千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漢中太守兼領督農轉給軍粮未嘗乏絶亮薨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大都會戶口繁夥又亮薨之後士伍亡命更相沓

冒姦偽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諭勸導數年之中隱漏自出者萬餘口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府無滯事門無留賔乂更歷中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減於治郡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為成都令辰弟雅謁者清厲有文著格論十五篇杜祺者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譽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昭烈定益州太守李嚴辟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辭去嚴遂薦洪於州為蜀郡從事昭烈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遂以問洪洪曰漢中益州之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昭烈北行亮即表洪領太守庶事皆辦尋即真頃之轉益州治中從事帝征吳駐永安漢加太守黃元素為亮所不善聞帝不豫

舉郡反焼臨邛城時亮東詣永安省疾成都單虚以故元益無忌憚洪即啓皇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朝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凶暴無它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流東下兾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因敕曶綽於南安峽口要之曶綽如其言果生獲元建興元年賜爵關内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徙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屯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以

問洪洪對曰裔天資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使裔從行得効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落於吳洪臨其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少假借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日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自欲為之又疑其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務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有隙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

使我心憂食不知味後迸流南海相為悲嘆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國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辟門下書佐何祇祇有才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而洪亦尚留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

人之器用祇字君肅家寔窶爲人寛厚通濟軀幹魁梧
初仕郡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閙祇游戲廢
務欲奄至録獄祇閙之即夜張燈見囚覧其款牘及亮
晨至祇應對無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會郫縣闕宰
以祇兼二縣二縣户口繁夥切近都市饒諸姦穢祇發
擿姦伏人以爲神無敢欺者常使人投算聽其讀而心
計之不差勺合其精敏如此時朝集坐次於洪洪嘲曰
君馬何駛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汝山

夷人不安詺以祇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夷復反云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遷犍為卒時年四十八

楊顒字子昭丞相長史儀之族孫巴郡太守入遷丞相主簿丞相亮常自校簿書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道私業無曠所求皆得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委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罷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

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以古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横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錢穀之數而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政乃躬理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遷東曹屬典選舉卒亮為之流涕者數日與留府長史張裔蔣琬書曰楊屬喪楊顒為朝中損闕多矣

姚伷字子緒巴西閬中人昭烈定益州為功曹書佐建

興初出為廣漢太守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君各希此事以屬所望遷參軍亮薨稍遷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熈五年卒伷同郡馬勲馬齊者亦知名勲字盛衡齊字伯承勲劉璋時為書佐昭烈定益州辟為左將軍屬後轉州别駕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薦之昭烈為尚書郎建興中為丞相掾遷廣

漢太守亮㒓為尚書勲齊皆以才幹顯其見敬信於州
里皆不如伷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有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
州治中從事昭烈定益州以為别駕及王漢中用荆楚
宿儒零陵頼恭為太常南陽黄柱為光禄勲謀為少府
建興初賜爵闗内侯代頼恭為太常尋卒後大將軍蔣
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之者休對曰
如元泰州境亦無況鄙居乎其為人推仰如此恭子厷

為丞相西曹令史從諸葛亮於漢中蚤世亮與張裔等書曰令史失賴厷為朝中損多矣同時有何宗者字彥英蜀郡郫人與杜瓊師事廣漢任安而名聞過於瓊劉璋時為犍為太守昭烈辟為從事祭酒援引圖讖勸進帝踐祚遷大鴻臚建興中卒宗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東方朔淳于髡之風為雙栢長蚤卒又有習禎殷觀者亦有才望禎字文祥襄陽人美丰儀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從昭烈入蜀歷雒郫令廣漢太守觀

字孔休荆州主簿遷别駕從事事見昭烈帝本紀董厥
者字龔襲義陽人事丞相亮為令史亮嘗稱曰董令史
良士也吾每與之言謹恪適宜遷主簿亮薨稍遷尚書
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輔國大將軍平臺事而同郡
樊建代焉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會孫
權病不果見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恪曰才識不
及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諸葛瞻與厥建
當國姜維常征伐在外瞻厥以維好戰無功百姓罷弊

嘗表帝召維還為益州刺史欲奪其兵而不果時宦人黄皓專政人爭趨之獨建絶不與通厥建後事晉武帝嘗問建諸葛亮之治國對曰聞過必改而不吝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

贊曰震知李平之不可近允制黄皓使不得逞皆有先見之明而允正色弼違所益多矣身歿未幾憸佞用事至使人主追憤抗直謂為輕已自古忠言難入何獨允

哉乂洪正固足以集事方時多虞頼以有濟顯引大體以規宰相𠑽薦才士以為時用賢矣哉

續後漢書卷十二

續後漢書卷十三

宋　蕭常　撰

列傳八

劉封本羅侯寇氏子長沙劉氏甥也昭烈至荆州未有子養以為子及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絶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至戰克益州既定為副軍中郎將初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迎昭烈昭烈因令達并領其衆屯

江陵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遣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太守蒯祺將進攻上庸昭烈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昭烈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封鄖鄉侯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以兵援巳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摇會羽覆敗昭烈甚恨之又封與達忿爭奪其鼓吹達既懼罪又忿

恚封遂表謝曰伏惟殿下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雋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媿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江湖咎犯謝罪逡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絜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目擊於時竊慕前賢蚤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

發破齊而羅隗譏閻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絶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後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遂帥所領降魏曹丕善其才美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遣其將夏侯尚徐晃與達襲封達又以書招封封不從申儀

復叛封封走還成都申耽亦降魏封既至帝責其侵陵

達又不救羽諸葛亮亦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

勸帝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之

言帝為之流涕達既奔魏有李鴻者降漢為諸葛亮言

間過孟達適見叛人王冲亦来詣達言往者達之去就

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帝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

顧有本末必不爾也景仰明公不能已已時蔣琬費詩

在坐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

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又背先帝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答亮欲誘達為外應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適與李鴻㑹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明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虚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此書達得書欲舉新城来歸亮至漢中復申情款申儀與達有隙密白其事司馬懿遣人諷之入朝達懼即舉

城降漢曹叡遣懿討之遂遇害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儀觀甚偉而性傲忽惟
敬同郡秦宓仕州不過書佐人有譖之於州牧劉璋髡
鉗為徒隸會昭烈入蜀欲迎說昭烈乃往見龐統統與
羕非故人又適有賔客徑上統牀卧謂統曰湏客罷當
與卿善談客既去統往就羕坐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
留信宿統大善之而法正亦素知羕乃共致之昭烈昭
烈與語奇之數令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

日隆成都既定昭烈領益州牧擢為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諸葛亮雖外接之而內不能善每密言於昭烈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羕不說往見馬超超曰卿才具秀拔謂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駕並驅寧當外處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覊旅歸國常不自安聞羕言大驚默不敢答具表其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

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伯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抵掌而譚治世之務講伯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網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位之厚誰復過此兼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為不

忠不孝之鬼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况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卒然感激頗以被酒脱失老語此僕之下愚淺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不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在百死至於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它志邪孟起説之是也但不别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

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求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於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昭烈領荆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擢長沙太守昭烈入益州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

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吕蒙襲三郡立脱身自歸昭烈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召為侍中建興初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丞相掾李卲蔣琬嘗詣立計事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卲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

死人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徒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令作長史豈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令弱世也而欲任此三人難矣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罷獘以致今日卻琬具白其言於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帥者皆小子也誹謗

先帝疵毀羣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則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高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且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之稱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宫則拔刀斷人頭於梓宫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例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為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尚當在五校臣答之曰將軍者隨大例耳至於卿則正方

亦未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其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帥妻子耕植自守聞亮薨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帥偏師經汶山因詣立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竟歿於徙所妻子還成都

李平字正方南陽人本名嚴少為郡吏以才幹稱曹操入荆州時平宰秭歸乃西入蜀劉璋以為成都令有能名建安十八年以護軍降昭烈於緜竹拜裨將軍成都

平進興業將軍揵為太守二十三年馬秦高勝等起於郪衆至數萬寇資中時昭烈在漢中平帥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支黨皆潰又越巂夷帥高定圍新道平越境馳救賊皆破走加輔漢軍將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召至永安拜尚書令三年帝不豫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帝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遷前將軍諸葛亮欲北征平當知後務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於

平平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同僚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趨舍同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嘗與亮書勸受九錫進爵為王亮復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報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舊都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乎八年遷驃騎將軍曹叡遣其將曹真等欲三道寇漢川亮命平將二萬人

赴漢中表平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平後務亮以明年當北伐命平以中都護署府事九年春亮軍祁山平督運車會乆雨粮餉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諭旨呼亮還師亮承以退平聞軍還乃更陽驚云軍粮饒足何以便還欲以解其不辦之責且明亮不進之罪又表帝云軍偽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書疏本末平辭窮首謝罪負亮於是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好為小惠保身求名無憂國之意臣當北伐欲得平兵以

鎮漢中平結難縱橫無有来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意欲因此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濟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代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之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反覆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有詔削奪官爵徙梓潼郡後聞亮薨發病死平常冀

亮當牽復已度後人不能故激憤而歿豐官至朱提太守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昭烈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風流善談論厚待之昭烈定益州以為固陵太守建興初封都鄉侯班位亞於李平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與國政但領兵千餘從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華侈侍婢數十皆能聲樂又悉教讀魯靈光殿賦後與前軍師魏延不協言多虛誕亮深責

之遺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怳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皇太后太后留之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與帝私呼卒五百撾之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吏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竟棄琰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絶馬謖字幼常侍中良之弟以荆州從事從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談兵丞相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以為然辟為參軍引

與談論自晝達夕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謂亮曰南中恃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今公方欲傾國北伐逆賊彼知國勢内虚其叛亦速若殄殲遺類又非仁者之心夫甲兵之事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及亮軍出祁山魏延吴懿皆時宿將論者皆言宜為軍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

水上山不下據城爭利裨將王平力諫不用遂大敗士卒皆潰亮進無所據退還漢中謖下獄死時年三十七亮自臨祭為之流涕待其孤如平生蔣琬後至漢中謂亮曰天下未定而戮知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泣然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戰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以部曲將從入蜀數有功遷牙門將軍昭烈王漢中徙治成都當得重將鎮漢川時議者

以為莫如張飛飛亦自許昭烈乃拔延督漢中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衆至請為大王吞之衆咸壯其言昭烈踐阼拜鎮北將軍建興初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凉州刺史八年亮使領兵西入羌中與曹魏將費瑶郭淮戰於陽谿大破之遷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

從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延既善撫士卒勇力絕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降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以為忿若水火然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去亮營十里秋亮疾困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繼之若延或不從命軍即自發及亮薨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等見在府親官屬便可持喪

還葬吾自當帥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事邪
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後將邪因與禕共作
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諸將禕紿曰當為卿
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希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疾
馳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使人覘儀等皆欲按
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帥所領徑
先南歸所過燒絶閣道延儀各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
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留守長史蔣琬琬允皆保儀疑

延儀等刋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王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子數人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儀蹴其首曰庸奴復能作惡否遂夷延三族初蔣琬帥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時謂延非降魏而叛漢者第欲除儀等及平日諸將素不同者且冀時論當以已代亮本指如此

贊曰兵有正有竒兩敵相向未有不以竒勝者祁山之役延請兵萬人由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十日可至長安逐夏侯楙而與亮會此葢竒道可以必勝且楙㝠愞未甞更事非延之敵楙既北走度魏兵不二十日不能西而全秦之地已為吾有命一大將固守函谷魏兵雖至無能為也然後據關以臨河南天下事定矣此投機之會而亮不屑為豈仁義之師疾其譎而不正歟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建安中為荆州主簿後從關羽為功曹遣西詣昭烈昭烈與論軍國大計政治得失大說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昭烈王漢中擢為尚書既踐阼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領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五年從亮至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征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粮餉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州節度取辦於儀亮深嘉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相能不忍有

所偏廢也十二年從亮出屯谷口亮薨儀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大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不說而亮平生謂儀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中軍師無所統屬從容而已初儀為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言色時人畏其語不遜皆莫敢近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怨望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既歿

之後吾若舉軍北去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削奪官爵徙漢嘉郡至貶所復上書誹謗詞旨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妻子還成都儀兄處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屈年七十而卒鄉人號曰德行楊君

贊曰封處嫌疑之地而不知遠權勢以謀自安不救關羽而失荆州侵陵孟達而喪二郡其死非不幸也兼之悖傲立之忿躁平之反覆琰之猜忌謖之輕脫延之自

用儀之狷狹難乎免於世矣不然如儀之才幹延之料敵可少訾哉

續後漢書卷十三